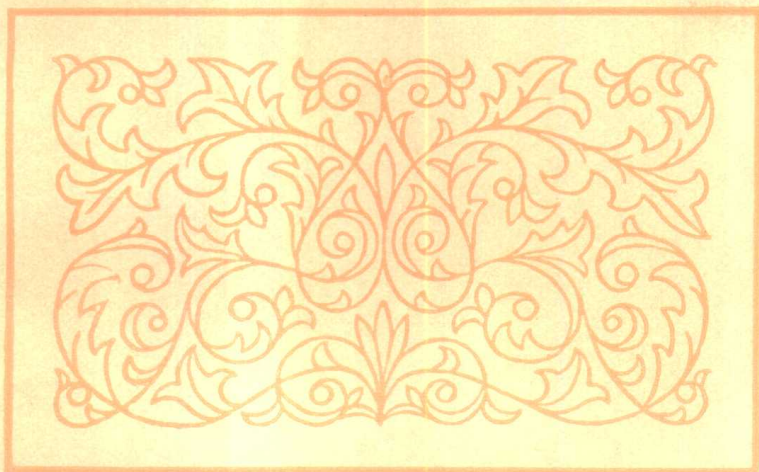

无望村的馆主

师 陀

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刊



无望村的馆主

师陀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无望村的馆主
师 陀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.25印张 3插页 84千字

1983年7月第1版

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000

书号: 10173·436 定价: 0.42元



作者像

Wonor/03

“多大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你知道么？”
 “这我知道，先生。”
 “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年有多远？”
 “我不知道，我想我的岁数还有一百多岁。”
 “可是你今天早晨告诉我，我的今天晚上要
 起来的。”
 “我不作恶，不过我欠的债，我要我的债
 主还，我答应给一笔有心的。”
 “那么明天快点还吧！这样慢吞吞的，我
 的债主会死的。”
 “这怎么能这么快呢？我的债主都死了。”
 “你昨天打死了你的债主，我看你打
 他，是打他，是用鞭子打他，还是打他？”
 “先生，天地良心，我就是打他，他也不
 能死的这么快，呢！明天还时天气——你看它
 全身都是汗，全身都是冰，再过快时要吃盐，
 肉，一吃，一吃。”

作者手迹

缘 起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并具有特殊的风貌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，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：一、抗战初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，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，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，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。二、

“孤岛”时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上海四周虽已沦陷，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，以此弹丸之地为据

点，采取种种灵活方式，继续与敌伪周旋。当时的文风，仍多激越，但限于环境，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。三、沦陷时期，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。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，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，坚持民族气节、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（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）更是大有人在。他们或用“商办”名义，继续编印书刊，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，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，发表反映现实生活、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，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。这时的文坛，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，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，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。这类作品，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，甚至色调暗淡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。就是这类作品，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，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，有的甚至惨遭杀害。

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，都值得保存下来，使后代知道：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，有过这么一批作家，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。而流光易逝，岁月不居，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，大批资料仍然散佚，有待搜集，再不抢救，恐将荡然无存！

同人有鉴于此，集会商讨，决定承担起编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的责任。钩沉辑散，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，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诸省，以至香港、南洋等地，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剧本、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），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。

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，推举楼适夷、林淡秋、柯灵三位同志为主编；具体编务，则由杨幼生、陈梦熊、管权、胡凌芝、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。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。

担负工作的同志，各有自己的岗位，抽暇收集材

料，走访求教，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，费时数月，一有所获，则欢欣如得至宝。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，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。展读当年作品，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，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，许多篇章，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。

我们深感遗憾，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“丛书”出版就溘然长逝了，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。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小 引

“车夫，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很难说，先生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约还有多远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；我想我们至少还有二十五里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今天早晨答应我，我们今天晚上赶到的？”

“天不作美，下这么大的雪，它要我们搁在路上，我答应您也没有办法。”

“那么咱走快点好吗？这样慢吞吞的，我们要冻死了。”

“您看这怎么能走快呢，我们连路都看不见。”

“你能不能打几下你的牲口？我看得出，你不是打它，是用鞭梢在它身上撩摩。”

“先生，天地良心，我就是打死它，咱也不能走的更快了。喔！碰上这种天气——您瞧它全身都是汗，全身都是冰，再走快咱要吃骡子肉了。喔，走啊！”

以上是我和雇的老车夫的谈话，不用讲，我们已经这么谈过无数回了。

我也许得补充说明：我在顺德府一个中学里教书，学校

放了寒假，昨天晚上我雇定一辆轿车，今天天蒙蒙亮动身，我准备回家度假。不料从上午起天就下了大雪，我们便这么着搁在路上了。

我们家并不太富裕，只有十来亩地，七八间破茅草房。要说我怎么样会念大学的，这得感谢我的恩师，就是我父亲。我父亲是清朝最后一榜的秀才，靠教书——不是学堂，是私塾——为生。别瞧这位黄门秀才，思想却开通的很！他不相信神鬼。在我们家里，除去祖宗牌位，你就别打算找到任何神像，过年人家贴门神，我们用他自己写的红门心。灶王爷是我母亲偷偷摸摸贴的。我跟着他读书。他反对普通私塾老师那一套，反对做八股——除非东家要求子弟做八股，连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都有选择。他赞成古文八大家，说是可以增加人的知识，帮助了解历代兴亡盛衰；他学过古代的“算经”，中学的数学教科书一看就懂了；他还学过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什么的，不过他不教给我。他为了教我考大学，特地请一位中学英文教员给我补习，然后给我办一张“同等学力”。这么着我就带着他教给我的学问和那张“同等学力”去北京考大学了。我考虑到自己学的英文太差，物理、化学知识等于零，便报考大学中文系，而且考取了。我想到我在大学里读书是靠他老人家教书的束脩供给的，便省吃俭用。但那时袁世凯刚死，他签订的《二十一条》虽然反对掉了，但中国的政局更加混乱，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，知识界群情激奋。也许是受我父亲的影响，我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买新书新报，哪怕吃饭用白开水过芝麻酱烧饼也

罢。

今年暑假我大学毕业了。爱国心不许我做官。这多半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：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，有个“镇守使”^①曾聘请他做秘书，他坚决不干。我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等候学校的聘请。我们县里中学本来早就邀请过我，我嫌那里薪金太低。幸亏顺德府有个中学校长是我的前辈同学，他原来聘定的一位国文教员忽然要去做官，临时赶到北京来母校求救，才找到了我。我总算没有失业，可是一个暑假也就这么过去了。现在好容易熬到寒假，我得赶回去看看我的父亲母亲，更何况另外还有一个人等着我呢。

尽管我心里焦急，大雪仍旧在我周围盘旋飞舞，毫不怜惜的落下来，将大路和田野填平，仿佛要将我们埋葬。整个下午我们不曾看到一个行人，甚至一只飞禽，一只走兽。雪使我们完全跟世界隔开，我们仅仅能在走过的附近地方看见几棵小树，几座掩埋在雪下的荒坟。

我蜷缩在车箱里，通过轿车棉门帘上的小玻璃窗，毫无主意的望着车夫和他的老骡子。

“我们可能迷路了，车夫。”我说。在北方的看不见路迹的荒野上，离开大路是很平常的。

只见车夫缩着脖子，将手笼在袖子里面，怀里抱着鞭，毫无希望的望着远处。他帽子上，披着草料袋的肩膀上，还有脊背上，全堆积着雪。

^① 镇守使职能相当于明清两代的分巡道，所不同的是，分巡道没有兵权，镇守使有兵权。其实他们是靠着自己有军队才做镇守使的。

“……”他没有回答。

大雪毫不留情的落下来，骡子不胜苦恼的在车辕中挣扎着，时时想倒下去。它的肚子底下和两股中间冒着白烟，喉咙里“吼吼”直响，大耳朵竖在空中，看上去象热带荒蛮地区的花瓣。它的样子看起来比我们更加绝望。

看着这个衰老的畜牲令人痛苦。假使这不仅是一种空想，不仅童话里才有，它会思想，并且曾经思想过，我信它老早就想倒下去，它会平静的，比活着更能教它快乐的睡在北方的荒原上了。假使它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倒下去，

“唉！”它会舒服的叹口气，“现在完了。这多么好啊！”无人过问的躺在荒野上，随后风雪将它埋葬，难道这不正是它的渴望吗？它已经吃过大苦，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，它为什么不喜欢这种永久的安息？

我这么同情着老骡子，一面问车夫：

“你记不记得这附近有什么地方，可以让我们避避这场大雪？”

现在我已经不再希望回到家里，无论什么地方，一个小庙，一个茅草棚，或者是谁家的坟园，只要能供我们躲一躲，不冻死就行。

车夫仍旧毫不动弹的坐着。

“唉！先生！”这个可怜人只是叹口气，他什么全不知道。

无尽的荒野包围着我们。除去呻吟着的车轮声，牲口的喘息声，我们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。那雪又越下越大，遮断

了我们的视线，起初还能看见离我们数十丈远的坟墓和小树，现在连它们也在我们面前模糊了。

我们全不说话，把我们自己交给命运。

“咱要到了，先生！”车夫忽然叫起来。

“到什么地方？”我感到惊讶。

“一个村庄，”他说。“喔！一个村庄。”

“什么村庄？”我透过棉车帘上的小玻璃窗望过去，雪象无际的白纱落下来，前面一片模糊，什么都看不清。

“喔！前面不远有个村庄，”车夫吆喝着，同时鞭打了他的骡子。“您看那筒石碑，还有那筒石碑前面的井。”

在我们前面的确出现一筒石碑，仔细望过去，在雪的下
面，还不止一筒，往北面去还有许多筒。它们在残垣断壁里，有的在地上躺着，有的已经残缺，有的仍旧光秃秃站在地上。在它们北面有一所大庙，大门和两廊全倒塌了，大殿也只剩下大半间，高大的神像上盖满了雪。

“要是我记得不错，我们就要到无望村了。”车夫接着讲。“我想它叫无望村，五六年前我到这里来过。这村庄上有个财主，玩戏班子的。他在顺德府城外病倒了，害的是一种瘟病，我送他回家。”

“你敢担保是无望村吗？”我问车夫。

他坚定不移地说：

“我敢跟您先生打赌！”

我的车夫十分快活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人们在绝望时候，忽然遇到一位救星的心情。他兴奋起来，同时话自然就多

了。我也许比他更快活，纵然我们走错了路，离开我们应该走的路线。但这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我们有个地方过夜，我们不致冻死在荒野上，甚至不至于挨饿，这就是我希望并要求的全部。况且这个无望村，它虽然跟我没有关系，却跟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的那个人有关系。我早就想着来看看它了。

无望村原来名叫吴王村。那么那倒塌的大庙，应该就是吴王庙。这时一个人忽然从还剩下大半间的大殿里冲出来，在后面追我们的车子。

渐渐的我们走近村庄，一路上没有看见碗口粗的大树。它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座大的地主住宅。它几乎占去全村庄的二分之一，在它前后左右，围绕着许多矮小的茅草屋。可是它自己，凡是用砖瓦盖的房子又全拆掉了，有的还残留着几垛墙，有的墙壁被捣穿，用土筑成的院墙大部分倒塌了。仿佛它曾经遭到一场火灾，把什么都烧光了，只剩下一片古怪的空地。而这空地或是说火烧场，现在又被深深的埋在雪里；如果没有这场大雪，若在平时，它裸露在灿烂的阳光底下，你就去想象它的难看模样吧。

现在我们走进村庄。那个从吴王庙冲出来的人，终于追上我们的车子。因为下着大雪，我又坐在轿车里，隔着车围子上的小玻璃窗看不大清楚，但见他头戴一顶开花毡帽，上身空筒穿着料子极考究的旧马褂，下身穿一条变成泥土色的、从膝盖以下全烂掉了的单裤。为着抵御寒冷，他双手抱着膀子，尽量把头往领子里缩着，口吐白烟，匆匆向前跑去。

“这庄子里有喂牲口的地方吗？”老车夫用不大敬重的

口气问他。

“有，有，前面有个店。”那人已经跑到车子前面，向前面指着回答，同时又匆匆向他所指的方向跑去。

车夫于是接连打两个响鞭，不久我们便在村庄头一个院子里停下来了。

这是一家乡下客店。

这客店有三间构造考究的上房，两边窗户上各嵌着两块大玻璃。另外有七八间厢房。庭院里有几根柱子，可以想象，它们是夏天搭凉棚用的，也兼拴牲口。现在它们光光的竖在雪里，一任雪在它们周围飞舞。其中一根柱子下面放着一张极长的板桌。它也许根本算不上桌子，只是在在一块一丈多长的木板上凿几个洞，另外安上四根不曾刨过的木棍。你也可以想象，当没有风雪或下雨的好天气，偶然从这里经过的贩夫走卒，就在这“桌子”上打尖。顶奇怪的却是正冲着上房有一座戏楼。对着这个怪东西，说句老实话，我相信每个旅客都会惊异，象旅行家当初望着古埃及的宫殿，难免发生疑问：当初人们为什么要把它建筑起来？你看得出人们并不曾在上面演过戏，它的被风吹裂的柱子和檐饰还没有油漆过，它的遮断前后台的隔板还没有镶上去，人们自然没有地方去绘“天官赐福”。现在上面堆着许多柴草，令人产生好象走进乡下破庙的感觉。

话得说回去。当我们的车子在院子里停住的时候，从东厢房跑出来个伙计，同时却从它的对过厨房里伸出两个头：一个是将近四十岁的男的，一个是毛三十岁的胖女人。他们

脸上同样现出惊讶，显然，他们想不到这种坏天气会有旅客。

那男人看见有人住店，立刻笑着从厨房里走出来。他穿着藏青棉袍，上面罩着黑直贡呢马褂，腰里束着折叠得挺板整的腰带，头上戴一顶“罗宋”帽——不是三块瓦的那一种，而是用绒线编织起来，拉下来象个口袋，可以连头带脖子全装进去的。他身材相当高大，脸剃得很光，眼梢上有个小疤。我猜想他就是这家乡下客店的掌柜。他的模样令人想起所谓乡下光棍，就是那种有几分狡诈，极爱面子的好汉。

“你们打哪里来呀？客官。”他向我们热情的招呼。

老车夫大声回答说：

“顺德府！这位先生是在学堂教书的。”

“哦！顺德府。难怪车帷子上全是雪。”

店掌柜笑着向我瞟了一眼，然后带我走进上房。

这房子有两间明间，靠西首的一间隔成套间，从后来配上去的榻扇可以看出，三间原来是统起来的。明间冲门摆着做工极考究的条几、八仙桌，两边摆两把太师椅子，上面供着关公关云长像。东间放一张足足可以睡三个人的雕花大床，靠南面的大玻璃窗下，摆着做工考究的茶几，两边是做工同样考究的太师椅子。它们显然全都是从破落主子家里买来的旧货。

“您辛苦了，先生，请到套间里去吧。套间里有炕。”

店掌柜接着又客气的说。

老实讲，我厌恶一切这样的客气，你听上去，它就象一个村长在招待过境的军队。这当然是我心里的话，我是不会